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會 [illegible]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四

精進部第四　此別四部

述意部　懈怠部

策修部　進益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忍行之情猶昧審的之旨未顯所
以策惰令心不懈是故經曰汝等比
丘當勤精進十力慧日既已潛沒汝
等當爲無明所覆又言闡提之人屍
卧終日當言成道無有是處釋論云
在家懈怠失於俗利出家懈怠喪於
法寶是以斯那勇猛諸佛稱揚迦葉
精竒如來述讚書云夙興夜寐竭力
致身乃曰忠臣方稱孝子故知放逸
懈怠之所不尚精進劬勞無時不可
豈得恣其愚懷縱情憍蕩致使善根
種子不復開敷道樹枝條彌加枯瘁
況復命屬死王名繫幽府奄歸長夜
頓罷資粮冥冥擇闇將何酬答當於
此時悔恨何及是故今者勸諸行人

[illegible]
背身餘力禮佛前懶須檢校三業
勿令違於時每於晝夜從旦至中
從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
一時一剎令[illegible]善錢
心行惡錢心行善錢心行淨錢心行
眼聽時色心錢心行人貪著時色心錢
心行人天善根業錢心行三塗一不善
業錢心眠誰名聞者我錢心貪求
名聞者我心錢心旅修二乘出世心
錢心輕慢三乘深樂無間心如是善
惡日夜相違行者當須檢校勿令放
逸精勤歡禮常省三業遞相誡勗心
口相訓心語口言没常說善莫說非
法口還語心没思正法莫思非法心
復語身没勤精進莫行懈怠如是
我心自制我口自慎我身自禁如是
自策足得甚何勞他控攝起怨憎
故經曰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定生
善道身行惡口行惡意行惡定生惡
趣又如駛驥顧影馳走不同駑畜加
諸杖捶若不自識要假他呵反增鞭
惱益罪尤深也
懺悔部第二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阿難夫懈怠
者衆行之累居家懈怠則衣食不供
産業不舉出家懈怠不能出離生死
之善一切衆事皆由精進而得興起
是時帝釋便說偈言
欲求最勝道不惜其軀命棄身如葦草
解了無吾我雖用財寶施此事不爲難
勇猛如是者精進得佛疾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有人懈墮種種不
善行於事有損若能不懈墮此最精
妙所以然者彌勒菩薩經三十劫應
當作佛我以精進力勇猛之心使彌勒
在後成佛是故當念精進勿有懈怠
又譬喩經云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
俱爲沙門兄持戒坐禪一心求道而
不布施弟布施修福而喜破戒兄從
釋迦出家得阿羅漢果衣常不充食
常不飽弟生象中爲象多力能却怨
敵國王所愛金銀珍寶瓔珞其身封
數百戶邑供給此象隨其所須時兄
比丘値世大儉遊行乞食七日不得
末後得少麤食劣得存命先知此
象是前世弟便往詣象手捉象耳而

[illegible]
語之言我昔與汝俱有罪也象見說
丘語即識宿命見前因緣[illegible]今
象子怖懼便往白王王問象子乳無
人犯此象不象子答曰無他異人唯
一沙門來至象邊須臾便去王即遣
人覓得沙門問言至象邊何所道耶
沙門答曰我語象云我與汝俱有罪
耳沙門向王具說如上王意便寤即放
沙門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與無央數
之衆而爲說法有一長老比丘向世
尊舒脚而睡有修摩那沙彌年向八
歲去世尊不遠結跏趺坐計念在前
世尊遥見長老比丘舒脚而眠復見
沙彌端坐思惟便說偈言
所謂長老者　未必剃鬚髮　雖復年齒長
不免於愚行　若有見諦法　無害於群萌
捨諸穢惡行　此名爲長老　我今謂長老
未必先出家　修其善本業　分別於正行
設有年幼少　諸根無漏缺　此謂名長老
分別正法行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頗見此長
老舒脚而睡乎諸比丘對曰如是[illegible]

[illegible]
因王尊告曰此王子先此世前五百世
中常為龍身今設令當生龍中
所以然者無有恭敬於佛法眾善無
恭敬之心於佛法眾者命終皆當生龍
中我等願見修摩那彌勒下向八歲
去我不遠當思惟不請此立對曰
為其世尊曰此沙彌卻後七日當得
四神足及得四諦之法以是之故當
當勤加恭敬佛法之眾
又佛說馬有八態譬人經云佛告諸
比丘馬有八態何等為八一態
者解羈鞚時掣車欲走二態者車
驚跳頭欲嚙其人三態者便舉前兩
足蹹車而走四態者便蹹車軸五態
者使人立持轅摩身却車卻行六態
者便傍行欲走七態者便掣車馳走
得值溺泥止住不行八態者懸見鞍
之執親不食其主牽去欲駕之時遂
含嚙壁飲食不得佛言人亦有此惡
八態何等為八一態者聞說經便走
不欲樂聽如馬解羈鞚掣車走時二
態者聞說經意不解不知語所趣向
便跳踉不欲樂聞如馬驚車時跳

跋涉蹹人騎三態者聞說經違不
受如馬擧前兩脚跳走騎四態者
聞說經便罵如馬蹈車輪轉五態者
聞說經便起去如馬人立持軛摩身
搖事斜行時六態者聞說經不肯聽
俾頭斜視耳語如馬傍行斜走時七
態者聞說經便欲窮難問之不能相
應答便亢抵妄語如馬踰溺泥便止
不復行八態者聞說經不肯聽反念
婬泆多求不欲聽受死入惡道時乃
邊欲學問行道亦不能復得行道如
馬懸飢餓之孰視不肯食其主乃去
欲駕之乃邊含銜轡亦不得食佛言
我說馬有八惡態人亦有八惡態如
是比丘聞經歡喜作禮而去

策修部第三

如持世經云寶光菩薩於閻浮檀金
佛所發於精進但為入如是法方便
門二十億歲終不生惡心若利養心
又寶光菩薩如是精進十二億歲未
曾發起婬怒癡心又無量音菩薩無
量力菩薩於四萬歲中終不睡眠常
不滿腹食亦不臥若坐若經行但念

五取陰相
又大集經云法語比丘三萬年中無
有睡眠然後上昇虛空三多羅樹結
跏趺坐滿一千年不動不搖法喜爲
食獲得比智樂說無礙
又譬喩經云羅閱祇國沙門坐自誓
曰我不得道終不起欲睡眠心作錐
長八寸刺兩髀痛不得眠一年得道
又薄俱羅經云薄俱羅稱言我從出
家以來八十年中未曾偃臥脇一著
牀背有所倚
又遺教經云汝等比丘若勤精進則
事無難者是故汝等常勤精進譬如
小水常流則能穿石若行者之心數
數懈廢譬如鑽火未熱而息雖欲得
火火難可得是名精進
又智度論云身精進爲小心精進爲
大外精進爲小內精進爲大復次佛
說意業力大故如仙人瞋時令大國
磨滅復次身口作五逆罪大果報一
劫在阿鼻地獄受意業力得生非有
想非無想處壽八萬大劫亦在十方
佛國壽命無量以是故身口精進爲

[illegible]
又憶往昔大如是言善男子座精進
一人正念道往來未見多聞
又智度論云若人欲得所聞皆持施
當一心攝念念念相續長劫相似事
念念念所不見事如周利槃陀迦比
丘繫心於掃除物中念念得定始
法乃得羅漢果彼人錯鈍念誦掃帚
兩字猶不能得得掃忘帚得帚忘掃
如此暗鈍尚得聖道何況利人不得
聖道天下極鈍豈過於此佛法貴行
不貴不行但能勤行縱復多聞亦先
入道
又毗婆沙論云如二人俱至一處一乘
疾馬一乘鈍馬雖乘鈍馬必到後故
先有所至信解脫人勤行精進先至
涅槃即是周利等也
又六度集經云佛告弟子當勤精進
聽聞諷誦莫得懈怠陰蓋所覆吾念
過去無數劫時有佛名一切度王是
時眾中有兩比丘一名精進辯一名
德樂止其聽法精進辯者聞經歡喜
應時即得阿惟越致神通具足德樂
止者睡眠不覺獨無所得精進辯

調德樂止言佛者難值億百千世時
乃一出當勤精進爲衆作本如何睡
眠時德樂止聞其教稍便即經行於
林樹間甫始經行復往睡眠如是煩
亂不能自定諸衆側聖欲思惟復生
睡眠時精進辯便以善權往而度之
化作金蟲王飛趣其眼如欲螫之時德
樂止驚覺而畏此蟲王須臾復睡
時蜜蜂王飛入腋下螫其胸腹德樂
止驚心中懅時不敢復睡時泉水中
有雜色華種種鮮潔時蜜蜂王飛往
華上食甘露味時德樂止端坐視之
畏復飛來不敢睡思惟蜜蜂王觀其根
本蜜蜂王食味又出華中須臾之須蜜蜂
王睡眠墮污泥中身體沐浴已復還
飛往其華上時德樂止向蜜蜂王說
偈言

是食甘露者　其身得安隱　不當復持歸
徧及其妻子　如何墮泥中　自污其身體
如是爲無黠　毀其甘露味　又如此華者
不宜久住中　日沒華還合　求出則不能
當須日光明　爾乃復得出　長夜之疲覓
如是甚勤苦

時[illegible][illegible]王同德樂止說偈報言 會言

佛者尊貴聽聞無厭是 一不當有佛忌

無益於一切 五道生死海 譬如蓮荷泥

受欲所纏縛 無智為其迷 日出眾華開

譬佛之色身 日入華還合 世尊般泥日

値見如來世 當勤精進受 除去睡陰蓋

莫謂佛常在 深法之要慧 不以色因緣

其現有老者 當知為善權 善權之所度

有益不虛舉 而現此變化 亦以一切故

時德樂止聽聞其說即得不起法忍

解諸法本達陀鄰尼佛告阿難爾時

精進辯者今我身是德樂止者彌勒

是也我於爾時俱與彌勒共聽經法

彌勒爾時睡眠無所得我不行善權

而救度者彌勒至今在生死中未得

度脫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比丘日至城外曠

野塚間路由他田乃得達過其主見

已便興瞋恚此何道人日此來往一

修道德叫罵道人汝何乞士在吾田

中縱橫往來乃感人耶道人報日吾

有關諍來求諮人故行田中田主福

瞋鋤運應[illegible]得度便逐道人私匿從

行見曠野塚間屍骸狼藉膖脹臭爛鳥
獸食噉散落異處或有食噉盡不盡者
有似灰鴿色者膖壞咒味臭穢難近
此比丘舉手語彼人曰此諸鳥獸是我
諍人其人問曰此諸鳥獸何為諍人
汝今比丘與誰共諍比丘報曰心之
為病多諸漏患我觀此骸分別惡露
便還房室還自觀身從頭至足與彼
無異然此心意流馳萬端追逐幻偽
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我今欲識心之
源本汝心當知興起是念無令將吾
入地獄餓鬼之中我今凡夫未脫諸
縛然此心賊不見從命以是之故曰
往曠野為說惡露不淨之想復與心
說心為卒暴亂錯不定心今當改
無造惡緣時彼田主聞道人教以手
揮淚哽咽難言然彼田主於迦葉佛
十千歲中修不淨想尋時分別三十
六物惡露不淨爾時比丘及彼田主
即彼曠野大畏塚間得須陀洹道故
知前聖後聖通識殷勤不得輕忽自
損來報眷屬非久暫時緣合善惡交
報親疏何定不得偏執貪著室家縱

得榮位暫時非久比見愚俗不知無
常應手宅田愛戀妻兒貪求名利不
知厭足生平不知修福死去還屬他
人
又法句喻經說云昔者外國有清信
士供養三寶初無厭極時有沙門與
共親友建得神通生死已盡時清信
士得困疾病醫藥加治不能得差時
婦在邊悲哀辛苦共爲夫婦獨受斯
痛卿設無常我何所依見妾孤單何
所恃怙夫聞悲戀應時即死魂神還
在婦鼻中化作一蟲婦甚啼哭不能
自止時道人往與婦相見知其命過
鼻中作蟲故欲諫喻令捐戀愛婦見
道人來增益悲哀奈何和尚夫婿已
死時婦涕鼻蟲便墮地婦即慚愧欲
以足蹈道人告曰止止莫殺是卿夫婿
化作此蟲婦白道人我夫奉經持戒
精進難及何緣壽終墮此蟲中道人
答曰用卿恩愛悲哀呼嗟起恩愛戀
戀慕愁憂用是壽終即墮蟲中道人
爲蟲說經卿精進奉經持法福應生
天在諸佛前但坐恩愛戀慕之想墮

此雖守亦可慚愧當聞世又開發（先斷衆念 戒 今）
窮便自剋責所犯罪業又得往生是
以今者雖應捨殺盜婬改過為
福者已為人不得擅自損不報
進云部第四
如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能
行精進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他
不折伏二得佛所攝三為非人所護
四聞法不忘五未聞能聞六增長辯
才七得三昧性八少病少惱九隨所
得食食已能消十如優曇華不同
於朽
又大寶積經云第四精進有十念一
念佛無量功德二念法不思議解脫
三念僧清淨無染四念行大慈安立
衆生五念行大悲拔濟衆苦六念正
定聚勸樂修善七念邪定聚拔令返
本八念諸餓鬼飢渴熱惱九念諸畜
生長受衆苦十念諸地獄備受燒煮
菩薩如是思惟十念三寶功德專念
不亂是名正念精進
又六度經云復有四種精進具足智
慧何等為四一勤於多聞二勤於攝

持三勤於樂說四勤於正行 [illegible]

感應緣 略引三驗

晉沙門帛僧光
晉沙門竺曇猷
宋沙門釋僧規
周沙門釋慧景
隋沙門釋曇詢

晉剡隱岳山有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禪業晉永和初游于江東投剡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中舊有猛獸之災及山神縱暴人踪久絕光了無懼色雇人開薙負杖而前行入數里忽大風雨群虎號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乃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為棲禪之處至明旦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經三日乃見山神或作虎形或作蛇身競來怖光光一皆不恐經三日又夢見山神自言移往章安縣韓石山住推室以相奉尒後採薪通流道俗宗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室側漸成寺舍因名隱岳光每入定輒七日不起處山五十三載春秋一百一十歲晉太元之末以

衣蒙頭安坐而卒衆僧咸謂作常
入定過七日後怪其不起乃共看之
顏色如常唯鼻中無氣神遷異之而
形骸不壞至宋孝建二年郭鴻往剡
入山禮拜試以如意撥胷颯然風起
衣服消散唯白骨在焉鴻大愧懼收
之于室以塼壘其外而泥之畫其形
像于今尚存
晉始豐赤城山有曇猷或云法猷燉
煌人少居苦行習禪定後游江左止
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行
蠱家乞食猷咒願竟忽見蜈蚣從食
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
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
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
虎頭詞何不聽經俄而群虎皆去有
頃蟒蛇競出大者十餘圍循環往復
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
形詣猷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
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
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為
不尒但部屬未洽法化卒難制語遠
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

一日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
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
山二千餘年矣寒石山是家舅所治當
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猷
香三奩於是鳴鞞吹角陵雲而去赤
城山山有孤巖獨立秀出干雲猷摶石
作梯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
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而
故往仰峯高挹致敬而返赤城巖與
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天
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
上有佳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
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
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空
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
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夕留中宿聞
行道唱薩聲旦復欲前見一人鬚眉
皓白問猷所之猷具荅意公曰君生
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
猷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憩息俄
而雲霧晦合室中盡明猷神色無擾
明旦見人著單衣袷來曰此乃僕之
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擾動大深

悦忭歎曰若是君室請以相還神曰
僕家室已移請留令住歎得少時歎
根不得度石橋後潔齋累日復欲更
往見横石洞開度橋少許覩精舍神
僧果如所說因燒香中食食畢神僧
謂歎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
住於是而返顧看横石還合如初晉
太元中有妖星帝並下勅諸國有德
沙門令齋懺悔禳災歎乃祈誠冥感
至六日旦見星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横
勞法師是夕星退別說云禳星是帛
僧光未詳孰是歎以大元之末卒於
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熙
末隱士神世標入山登巖故見歎屍
不朽其後欲往觀者輒雲霧所惑無
得窺也 [illegible]
宋沙門僧規者武當寺僧也時京兆
張瑜于此縣常請僧規在家供養永
初元年十二月五日無病忽暴死二
日而蘇命憶自說云五日夜二更中聞
門衛間嘵嘵有聲須臾見有五人
炳炬火執信幡徑來入屋叱喝僧規
規因頓臥恍惚五人便以赤繩縛將去

第十八張

行至一山都無草木土色皆里有類
石鐵山側左右白骨填積山數十里
至三岐路有一人甚長壯被鎧執仗
問曰五人有幾人來荅王二人耳五
人又將規入一道中俄至一城外有
屋數十築壞爲之屋前有立木長十
餘丈上有鐵梁形如榑槹左右有匱
貯生主有品數或有十斛形亦如五
升大者有一人衣緋並赤語規曰汝
生世時有何罪福依實說之勿妄言
也規惶怖未荅赤衣人如局吏云可
關簿撿其罪福也有須臾至長木下
提一匱上懸鐵梁上稱之如覺低仰
吏謂規曰此稱量罪福之秤也汝福
少罪多應先受罰俄有一人衣冠長
者謂規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我聞
悔過可度八難規於是一心稱佛衣
冠人謂吏曰可更爲此人稱之既是
佛弟子宰可度脫吏乃復上匱稱之
秤乃正平既而將規至監官前辯之
監官執筆觀簿遲疑久之又有人
朱衣玄冠珮印綬執玉版來曰算簿
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

冥錄云須臾見反縛向五人來監宮
日殺鬼何以濫將人來乃鞭之少須
有使者稱天帝喚道人來既至帝宮
經見殿歷略皆金寶精光晃昱不得
凝視帝左右朱衣寶冠飾以華珍帝
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為小鬼橫
收捕也規稽首諸佛祈恩請福帝曰
汝命未盡今當還生宜勤精進勿憂
遊日夜家殺鬼取人亦多枉濫如汝
比也規曰橫濫之屍當以何方而濟
免之帝曰廣設福業最為善也若不
辦余可作八關齋生免橫禍死離地
獄亦其次也語畢遣規去行還未久
見一精舍大有沙門見武當寺主白
法師弟子慧進皆在焉居守玄整賁
待自然規請欲居之有一沙門曰此
是福地非君所得處也使者將規還
至逾家而去何澹之東海人宋大司
農不信經法多行殘害永初中得病
見一鬼形甚長壯牛頭人身手執鐵
叉晝夜守之憂怖屏營使道家作章
符印錄備諸禳絕而猶見如故相識
沙門慧義聞其病往候之澹為說所

梁釋慧令二 第十張 合

見慧義曰此是牛頭阿旁也罪福
不昧唯人所招君能轉心向法則此
鬼自消滄之迷佷不革項之遂死一右

驗出異
祥瑞

周大同二年有慧曇法師為寺主道
壽高潔有慧振法師先於寺後山上
起頭陀屋二間常有善神衛護普通
元年四月二十日有新受戒僧慧徵往
屋中誦戒小有疲懈山神現形又著
烏衣身長一丈手執索慧徵驚懼還
寺普通八年四月十五日寺僧僧覆
往此屋中誓一夏誦經初於一日誦
習不懈至第二日還寺消息須臾之
間山上石下聲如雷電有一古石打
屋僧覆驚起辭謝誦經不敢復眠大
同四年四月十二日中竟有一客僧
名法珍緣家在壽陽來寺禮拜仍至
寺後山上既見石窟中舊有好泉水
水甚清潔仍就此坐禪懺於之間空
中有聲語令避去其都一不動須臾虎
來以前脚攝其頭血流出面四十餘
日瘡差而去中大同元年二月五日
攝山神現形著菩薩巾披袈裟形貌

極端正侍從左右三十餘人二人捉
香鑪在前來入禪堂語說誓法師所
自坐胡牀與法師共語并請寺衆
行道又至其年四月四日夜尒時大
風禪堂僧智遠等聞外如有數千
人行聲至後夜見當戶邊有一未書
智遠等仍還大寺解齋比還禪堂
戶已見此書在禪牀上見一紙書令
安置故禪堂後石窟中謹度初搆
不移未遠當移石窟即便舉至其
年五月十四日復更書一片石與景
遠二僧令於禪堂後種竹自稱名善
提
隋懷州栢尖山寺釋曇詢俗姓楊弘
農華陰人也謹攝自修宗心學達
訪巖隱游至白鹿山北霖落泉寺逢
曇禪師授以禪法又往稠禪師所
問其津道極相禮遇善洽禪味後經
三夏移住鹿土谷修禪屬枯泉重出
麋麖繞院故得美水馴獸日濟道鄰
從學之徒相慶茲瑞時因請法暫往
雲門值陰霧昏失路忽蒙山神
示道方會本途此乃化感幽冥神明

翊衛時有盜者來竊藥業將欲出國
乃為群盜所禁詢開來救藥然始治
得全餘命嘗有道人達至殿勸致
禮陳云弟子因病死蘇往見閻羅王
詰問罪當就獄賴蒙詢師來為請命
王因放免生來未面遠訪方來又山
行值二虎鬪累日不歇詢執錫分之
以身為翳語云汝同居林藪討無大
爭幸各分路何須固忿虎聞俛頭飲
氣而散屢進熊虎交諍不歇皆詢往
救略同前述入定鳥不亂獸見如偶又
陰德感物顯用藏仁每入禪定七日
為期白虎入房同居窟宅偶處靜院
不出十年隋文重德屢送兩書兼賜
香供重疊累載以開皇初年風疾忽
增卒於栖巖寺春秋八十初遘疾
彌留忽有神光照燭香風拂戶又感
異鳥白頭赤身繞院空飛聲哀切
氣至大漸鳥住堂基自然神附不畏
人物或在房門至于臥席悲鳴逾
垂血沸眼中既介往化鳥便飛出外
空旋轉奄然翔逝又感猛虎繞院號
號兩宵晝三日結慘又加山崩石墜

林摧撊塞蜜動人畜恇惶失據其衣 [illegible]

感靈寺曇能禪記 [illegible]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